

懂·得

我步步紧逼，其实于心不忍。

董倩

—— 每一张平凡的面孔后面，
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日子。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懂·得

董倩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懂得 / 董倩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060-9830-4

I. ①懂… II. ①董…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6484 号

懂得

(DONG DE)

作 者: 董 倩
策 划: 轩辕改之
责任编辑: 李文婷 王晓枫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 100007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95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830-4
定 价: 39.8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董小姐

白岩松

近些年，董小姐很著名。民谣中有，广告上有，我身边也有。二十年的交情，比民谣早，她自己就是品牌，不再用广告，对，她是董倩。

翻开这本书之前，正忙着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报道，之间 N 次看到董倩采访林郑月娥的片段。从候选特首到正式成为特首，林郑月娥的身份变了，可董倩还坐在那里，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已是董倩参加大型新闻事件报道的固定动作。别人说事儿，她面对人；别人报道，她提问。也许再过一些年，事儿和报道都已忽略不计，而人和一些回答却更加清晰。那时，还记得是不是董倩提问的，已不重要。

从香港回来，翻开这本书，特首的身影被 60 岁又生双胞胎的母亲替代，被林森浩替代，被四十个名字替代。但不管对面坐着的是谁，这边儿的董小姐，只有服饰的不同，态度与脸上的微笑几乎一致，提问也一脉相承。不咄咄逼人，也决不会轻易放过。友善而坦诚，几乎不绕弯子，离你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总是很近。也许哪一个问题会让看客有一瞬间的紧张或不适应，但放到采访整体中，正常。对，这就是一个职业记者该有的样子。

看外表，眼镜添加着知性的色彩，更别提北大才女的背景。长期的职业装，却因无数丝巾的点缀，去了僵硬变得柔和，于是，很多人心中，董小姐应该来自南方。但其实，董倩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北京大妞一枚。当你不知道北京大妞是名词还是形容词又或者是动词的时候，

你只要和生活中的董倩多接触几次就知道了。名词上讲，她不仅出生并成长于北京，还被开玩笑地称为“旗人”；而形容词体现在她的性格上，偶有口误，听她节目后讲一两句极文雅的“粗口”即可。那么动词呢？叙述她“年轻”时二两二锅头一口干掉的故事，您脑海中有没有一幅动感极强的画面？所以，这个董小姐，心中有匹野马，幸运的是，她的内心自带草原，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不会让自己不自由。

我与她相识二十年，很长时间，又在一个栏目里，这在 CCTV 并不常见，分久必合，一起做《央视论坛》《新闻 1+1》头几年的节目以及很多的特别节目，她问我答。当然，合久必分，又时常各干各的。而她最喜欢干的，正是我们相识时的老本行，《东方之子》时对人物的采访。大多数时间，董倩也要坐在演播室当直播的主持人，但我感觉得到，这并不是她眼睛最放光的时刻。而一旦坐到人物专访提问人的位置上，那个心中有野马的董小姐就出现了。于是，问题一个又一个出发，有趣的是：提问时她的语言流畅、呼吸自由，我们这些看客也因此有福了。显然，她先是懂得自己，知道自己的喜好所在，然后懂得我们共同的好奇。更重要的，她可以在这个有光的位置上，一直提问到老。这该是董小姐的幸福与职责所在。

她早该把这片草原诉诸文字，打开这本书，更印证了我的判断。细腻观察的同时，文字中依然是那个北京大妞，不掩饰，不矫情，却又带着善良与包容。把这些词放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们常常是注重了这个忘了那个，董倩难得地平衡着。而这份平衡，既来自职业，更来自董倩的真实。你让她说套话假话，就如将内心的野马圈养。不会的！

这四十多篇文章，只是董倩众多人物采访的浓缩，而且别忘了，为了几倍于四十的人物专访，董倩要不停地出差，不停地飞，董小姐不年轻了，却依然如年轻人般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这让我这个不算老的大哥也心生羡慕。没事儿，要出差，排直播班儿，咱俩好商量。我从草原来，我懂得野马的方向！

为什么？

—

大街上，超市里，飞机、火车、地铁上，迎面而来、擦身而过的人觉得我眼熟，会嘀咕一句“这不是那个记者吗？问问题问得特狠的那个”，或者会彼此小声交流说“这家伙可厉害了，总弄得人张口结舌的”。

很多喜欢我的观众叫不上我的名字，他们只记住了一个提问的记者。这是我最喜欢的状态——虽然摄像机对着我，但是我却隐藏在摄像机后面。就像珠宝店柜台里的黑丝绒。好的黑丝绒铺在那里像水，质地厚重，颜色沉着，朴素典雅，不会喧宾夺主，因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衬托出每一颗宝石的独特。黑丝绒越好，映衬得宝石就越夺目。

没有新闻才是好新闻，这话一点不假。新闻往往是突发的意外事件，绝大多数都会中断既有的日常生活。新闻的社会关注度越高，对应新闻事件给人的伤害就越大。身处新闻中的当事人，遇到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什么反应？如何渡过难关？怎么舔自己的伤口？怎么继续接下去的生活？

看人得经事。所谓的事就是逆境，就是意外，就是不测。一个新闻事件足以让一个人平日里深藏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展示。记者的职业就是把人在经受非常时的本能心理尽最大努力记录保存下来。我要把我的采

访对象带回到事发的心境中去，把当时那种左右为难、举步维艰掰开揉碎地讲，我要把他们的个性和人性中最闪亮的地方展现出来。

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这是不是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这有没有造成新的伤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多次，在完成了蜕层皮一样的采访后，采访对象要停一下，缓一缓神，然后对我说：“谢谢你。有些事自己是不敢深想的，可是你逼着我去想了。想了，说出来了，能喘口气。”

2017年清明节，我去浙江开化采访那位在自己女儿脑死亡以后捐出她的心脏的母亲。受捐者是位老太太，手术之后身体逐渐恢复。老人心存感激，一直想向这颗年轻心脏的父母表达她的感激。可是由于国际通行的双盲原则，捐受双方都不知道彼此，因此也无从表达。2017年清明前，老人到医院请医生录了一段心跳，记录下一页心电图，通过红十字会转交到了那位母亲手中。

我问母亲：“你听没听女儿心脏跳动的录音。”她摇头。我问：“想不想？”“想。”“为什么不听？”“不敢。”我又问：“为什么不敢？你不是梦里梦到女儿很多次？为什么她的心跳声在手上，却不敢？”“因为我的心很乱。我一直觉得闺女是在哪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生活着，我们就是联系不上而已。可是现在她的心跳就在我的手上，离我这么近，听见心跳，倒是提醒我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我步步紧逼，其实于心不忍。

那位母亲的年龄与我相仿，因此我特别能理解她的心。从孩子在自己身体里住下，到第一次感受到胎动，再到呱呱坠地、一点点长大，从一个小肉团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这里面有多少母女间的情感交流像山泉汇成小溪，有多少只属于她们两个的美好时光。可是孩子半路先走

了，母女一场戛然而止。女儿人没了，但女儿的心还活在另一个生命里，本以为女儿走远了，可如今她的心跳声又回到身边。母亲被放在火炉上反复炙烤。

我采访很少会流泪，但这次没控制住。

采访结束，我轻声对她说：“对不起。又让你经受了一遍。”她拉住我的手说：“别这样讲。说说我心里好受些。”何止是她，我也释然。

我跟采访对象素昧平生，相处时间也仅仅是采访的个把小时。但就是在这个时限里，我跟他们一起去经历内心的出生入死，在狂风骤雨中的那条小船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不管是遍体鳞伤或者毫发无损，我都要最近距离地观察、感知、体悟。那种设身处地，会传达给对方，更会被观众接收到。

二

打开电视，BBC 的记者在炮火中的加沙地带进行采访，他正在讲述一个故事：以色列的炮弹击中了一处巴勒斯坦的平民住宅，一名没几天就要分娩的孕妇被炸死，但她肚子裡的婴儿被医生接生到了这个世界。这个小生命虽然顽强，但是她降生之后面对的却是一个最原始、最危险的环境，没有母亲的奶水和保护，没有适合她生长的环境，有的只是连天的炮火和恐怖的哭号。她在黑暗中来到了这个世界，与母亲擦肩而过。在啼哭挣扎了五天以后，她放弃了，又回到了黑暗中。相比这个残酷的世界，冰冷的黑暗更安全。她来过，活过，只有五天。

在拥挤不堪的加沙地带的医院里，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惊恐万状。急救床上躺着一个个满身、满脸都是血污的孩子，旁边是他们绝望和不

不知所措的父母。对着摄像机的镜头，他们痛苦不解地连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在巴以双方艰难达成的几个小时的停火期间，巴勒斯坦人赶紧回到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家，寻找就在几天前还是正常的生活。六层的居民楼已经只剩下骨架，但是家里的沙发、衣柜还在原地。女人总是现实的，她们在瓦砾中忙碌，搜索能够找到的生活用品；男人坐在他的沙发上，跟记者说，我努力了一辈子才得来的家，一转眼都没了。

我看着这条不足三分钟的新闻，它让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它不是电影，是新闻，是真实的战乱，是每一颗心里体会到的真正的绝望。一个个走投无路的人，一张张痛苦无助的脸。

这则新闻发生在2014年的7月，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分钟，但是我却在日后经常想起。

看新闻时我在跑步机上跑步。清晨有力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那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夏日。我和他们之间，相隔一个电视机屏幕。哪个是真实的生活？我的，还是他们的？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战乱，而是当战乱降临到具体的家庭和人身上时，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电影。为什么在夏天这个最好的季节里，他们却活在地狱一般的人间？

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每天在阳光和安宁中醒来，开始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我们有多少不满足，多少欲望，多少埋怨，可是跟那些生活在战乱中的人相比，我们是多么幸运，多么应该感谢我们现在的所有。

我们跟着记者的脚步和眼睛，看到了不同地方的别人的生活。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不说一种语言，不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种族，但我们却没有因为隔着千山万水而事不关己，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他们惊恐绝望的眼神我们能懂，他们一眨眼没了家、没了亲人的绝望我们能

感知。

这就是我理解的记者这个职业的价值和意义：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抽身出来，到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心里去，把他们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更多的人，参照思考自己的生活。

三

采访这个行当，交浅言深。

人有难以解释的心理，埋在心里的话不愿跟熟识的人讲，反倒愿意选择陌生人去倾诉。采访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坐在跟前的这个陌生人，你想知道他藏在脑子里的想法，只要找到那扇门。而找到、推开那扇门的钥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三个字，最笨重也最灵便。刚开始的阶段，我把这“为什么”用在任意的陈述句前面，有时候还会故意用点长句，这样既可以掩饰心虚，又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有水平。问了二十多年，今天回头去看，那叫花拳绣腿、虚把式，是问给人看的。与其叫提问，不如叫化妆。不懂得如何提问而问出的“为什么”，就是嘴里吐出的几个字，没有任何意义。

采访跟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想做精，就要经历断舍离。不断地、一点一点地把所有花枝招展顾影自怜的问题减掉，留下最朴素、真诚、有意义的提问。精简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原来，就剩下了“为什么”。

当一个采访者设定好方向，心里铺好一条到达目标的路，那么采访中要做的就是简洁的“为什么”。

就像学书法，一开始从笔画少的写起，等写了一定的时间，发现最难写的还是笔画少的字，而笔画少的字最有灵气、最见功力。

这是一个积思顿悟的过程，要有足够多的采访、经历足够多的人生，才能知道采访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认识生活，就怎么认识采访。

入职二十多年，我已人到中年。年轻时的浅薄一层层褪去了。生活的不易和复杂让我在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能更深地理解他的处境，以及身处其间的种种艰难和思量。因为我知道，每一张平凡的面孔后面，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日子。

目 录

我就是那颗铜豌豆	/ 001
未婚妈妈的赌博	/ 007
人生若只如初见	/ 012
根在哪里？	/ 019
回 家	/ 026
用生命换一次做母亲	/ 034
把磨难转换成爱	/ 040
孤儿杨六斤	/ 050
你的程序是什么？	/ 057
放下，宽恕	/ 063
英雄与看客	/ 067
我要他们有尊严	/ 070
人在做天在看	/ 080
职 责	/ 086
最后的告别	/ 093
生命的方舟	/ 098
理解与宽容	/ 106
文明前进的每一小步都困难重重	/ 111
重 生	/ 117
追 捕	/ 121

辩 护 / 134

证明自己 / 138

“秋菊”打官司 / 148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 153

马云使命 / 160

戴着盔甲的女人 / 166

枕戈待旦 / 169

你未痊愈，我不敢老 / 175

走过生死，来到这里 / 179

个人与集体 / 183

海的女儿 / 191

落入凡间的精灵 / 196

明星与演员 / 200

无数个几近完美的累积 / 208

有人情味的国家更强大 / 212

用实力说话 / 216

往返天地的使命 / 222

蓝天雄鹰 / 227

印度支付宝 / 236

孟买初体验 / 241

达拉维贫民窟 / 246

“刚刚好”的果阿金砖峰会 / 251

秘鲁纪行 / 257

去国际会议，中国记者报道什么？ / 264

唐人街中国餐馆里的秘鲁大厨 / 270

我就是那颗铜豌豆

盛海琳在 60 岁时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她一点儿也不在乎是不是创下了最大妊娠年龄的纪录，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她，那都是别人的事，跟她无关。她生下这两个孩子是为了自己，否则，她剩下的人生将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与痛苦中度过。

高龄产子源自于老来丧女。

2009 年春节，刚结婚不久的女儿和女婿双双因一氧化碳中毒去世。盛海琳五十九年平静幸福的人生戛然而止，一个步入老年的女人失去自己唯一的成年孩子，世界上没有语言能描述这种苦痛。

除了女儿，女儿周边的一切都在。盛海琳搂着女儿的衣服，抱着女儿的枕头，闻着女儿的味道却摸不到她的人。没了女儿以后，盛海琳不喜欢天晴，不喜欢太阳，她喜欢下雪，喜欢黑夜。她听不得别人喊妈妈，因为女儿的离去把她母亲的身份也带走了，她已经不再是妈妈，喊她妈妈的那个人永远不会再喊她了。漆黑深夜，没了女儿的老夫妻在黑暗中哀号，哭不动了，两人就互相看着，不想天亮，只想跟着女儿走。盛海琳在女儿的墓旁预买好了自己的墓地，准备自杀后和女儿团聚。

她到寺庙里问法师：如果我死了，是不是就能见到我女儿了？法师说：见不到，你们已经形同陌路，会各自投奔人生。一个医生，竟然去问法师关于生死的问题。身为医生，早已见惯生死，盛海琳曾经平静地跟女儿交代好自己的身后事：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在一起，等我们走了，留妈妈爸爸的一点骨灰在身边就可以，我们会永远守着你。

盛海琳本以为长期经受过的医学训练已经让她豁达理性，但是面对自己女儿的死亡，她一辈子搭建的理智框架瞬间崩塌。她觉得女儿一定是在离她不远的另一个世界，她们母女能够相通，她可以找到女儿，带女儿回来。

盛海琳和老伴去厦门散心，想着既已如此，就先调整一下心情好好活下去。但是，换个地方不会换掉记忆，只会更想孩子。见到漂亮裙子，想着女儿穿上什么样，见到好吃的东西，想到女儿还没吃过，她想着女儿没来过这里，走到哪儿眼里都是女儿而不是景色。盛海琳知道，不管她旅游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心里都不会忘掉她的女儿。

女儿真的在梦里出现了，跟妈妈说：我想回家。这仿佛给了盛海琳启示，女儿的人生没准就要分成两段。她是医生，她想走一条险路，再生一个孩子，让女儿继续活下去。她不管这么做是不是在闯医学的禁区，她也听不进所有人的质疑和反对，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就已经悄悄地被赋予了一种神秘和强大的力量。跟生活相安无事时谁也意识不到，可如果涉及孩子，她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盛海琳在没了女儿的那个时候，那股力量就开始聚集显现。

跑了全国最有名的试管婴儿医院，一次次被拒绝。一位医生听了她的遭遇，同情地说：“你需要的是心理医生，而不是我。”身为医生，盛海琳当然知道为什么，但是别人不知道她的决心有多大，没人能让她放弃。直到她找回自己的医院，曾经的同事理解她，决定和她一起试试看。

调养了三个月，盛海琳重新来了月经，她的身体又可以生育了。可是，她却悲从中来，难过得大哭。本以为会高兴，可真去买卫生巾时，却突然觉得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儿：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呀，幸福美满了大半辈子，怎么到60岁的时候要过这样的日子？

受孕成功的胚胎植入身体十二天以后，怀孕结果出现了。命运在悄悄地补偿她，给了她比别人更多成功的可能性。盛海琳在那一刻欣喜若狂，百感交集，她与女儿断了的联系又接续上了。

虽然自己是医生，也做好了受苦的准备，但是从植入胚胎开始，身体反应的痛苦程度还是远超她的想象，每一分钟都是煎熬。两个胚胎在跟她抢氧气抢呼吸，大脑跟不上趟儿，讲话也慢了许多，窒息感贯穿整个孕育期。这还是最轻的。随着两个胎儿的发育，开始挤占母亲内脏的空间，胃酸反流刺激着嗓子就要咳嗽，可是又怕咳嗽得频繁厉害会把胎儿震掉，只能憋着。妊娠毒血症让全身又疼又肿，不能动，再加上胎儿的反应，这哪里是怀孕，分明是在受刑。但是盛海琳一声不吭，全都忍下来了。其实，死要比承担痛苦容易，死才是逃避，才是懦夫的表现。

做选择已是不易，为选择负责，持续付出更难。

相差六十年，这个巨大的年龄差异会在很多地方变成问题出现。带着孩子出去，别人会认为她是姥姥或奶奶，但孩子一张嘴却叫她妈妈。最让盛海琳为难的是，一次孩子病了，她和老伴一起带孩子去看病，保姆抱着一个，她拉着一个，谁都以为保姆是妈妈。盛海琳忙不迭地解释孩子的妈妈是她，不解释乱，一解释更乱，别人好奇狐疑的目光让她得花上比看病长得多的时间去说明来龙去脉。从那以后，老伴就不怎么跟她们一起出去了，因为不想惹麻烦。一来二去，时间长了，盛海琳对这些事也越来越不在意，别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吧，这就是我的生活，没必要跟你们每个人解释清楚。

盛海琳心里最要紧的是自己年过六十怎么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有不少人质疑盛海琳，说她自私，只管自己的感受而不去想孩子的以后，孩子还没有长大，他们也许就离开了，那个时候孩子怎么办？这

些担心都对，看起来好像盛海琳一心想生孩子，已经失去了理智。但是，这仅仅是旁人茶余饭后的推理，貌似深思熟虑，其实轻描淡写。还有谁会比盛海琳更深、更细地去考虑这些呢？从失去女儿决定孕育开始，她就要想到孩子的以后，她有医学知识，有健康的身体，即便再老也能出去讲课挣钱，这些因素能够支撑她的选择。她知道步入晚年养育孩子的过程异常艰辛，但是再辛苦也比失去独女过的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强一万倍。盛海琳早早就想明白了，最大的痛苦来自内心，而不是来自身体。她选择拯救自己，也就选择了一种不平常的生活，安逸舒适的晚年跟她彻底绝缘了，她所过的是年轻人拼搏的日子。她不得不去拼，给孩子拼出个可靠的未来。

盛海琳尽己所能地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每天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都化上淡妆，穿有颜色、好看的衣服，眼里嘴角都是微笑，用脚尖活泼地走路。她要让孩子们知道，虽然她们的妈妈年纪大一些，但仍旧是美丽的。只是她心里又不得不承认那个毫不留情的规律，年龄不饶人，强打精神跟孩子欢笑一天下来，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像灌了铅，多想能安静地休息。

盛海琳对我说过的一件事就能看到她的无力感。一天晚上，一个孩子从床上掉到地上，要是年轻，一把就捞起来了。但问题是，老人本来就睡眠弱，惊醒后身体机能还没来得及苏醒就要下床。她还不能马上去抱，要拿好姿势才去把孩子抱住，一定小心不能闪了腰，要闪了腰可就麻烦大了，那就没法出去讲课挣钱了。就在这时，另一个也醒了，蹭到她身上哭着要妈妈抱。两个孩子贴在她身上要抱、要哄，但是她脑子也木，身体也麻，既没精神又没力气。在那一刻，她才会有无奈和难过，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心无力。失去大女儿的深夜冰冷刺骨，现在守着两个温暖糯软的小身体，却又从心底分变出一股寒意，想到那个想过无数遍的问题：我们母女交集的时间其实很短，我60多岁的年纪，说不好